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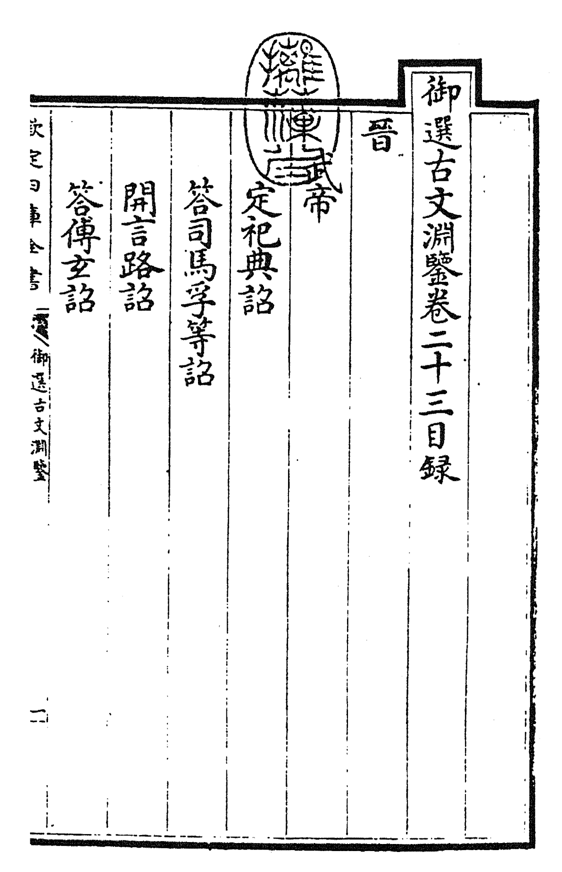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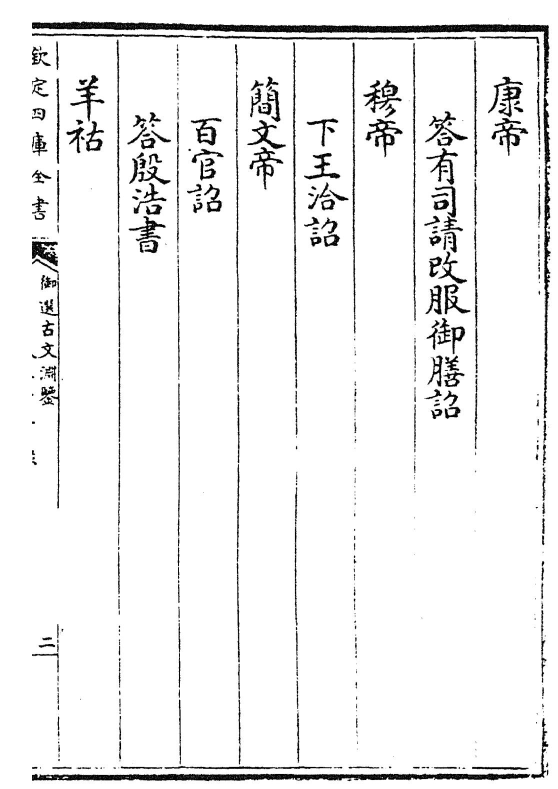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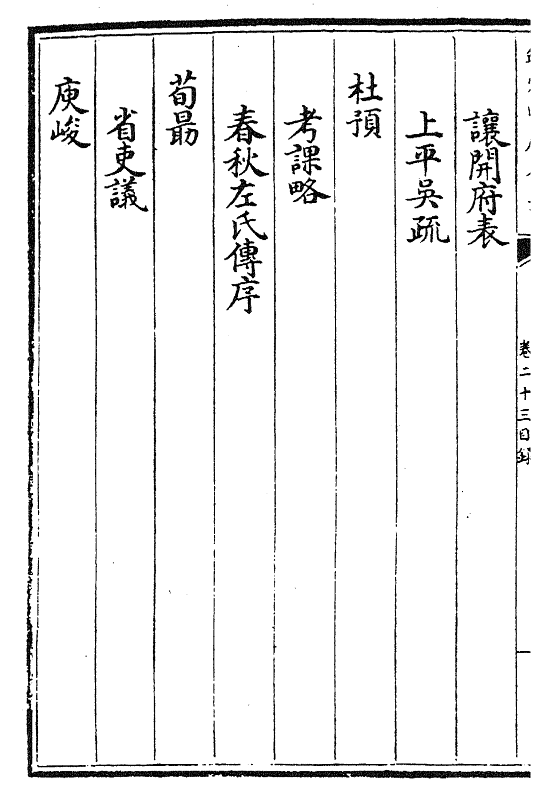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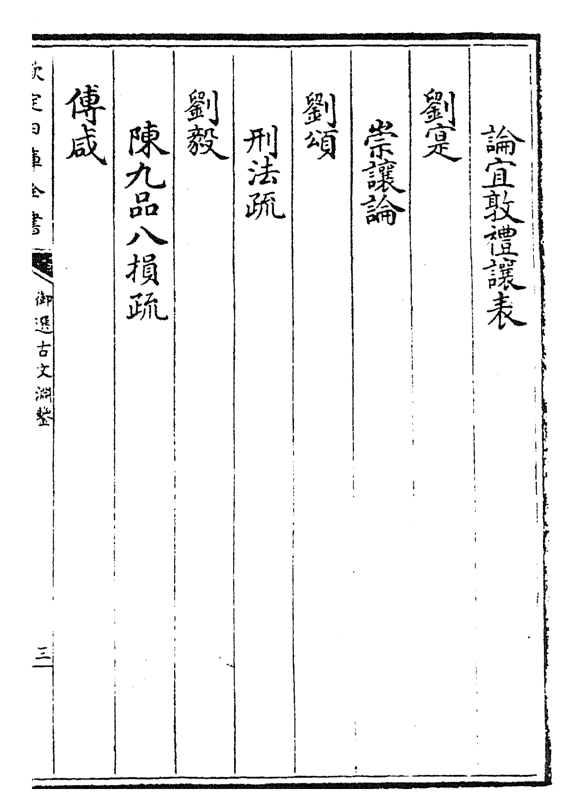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録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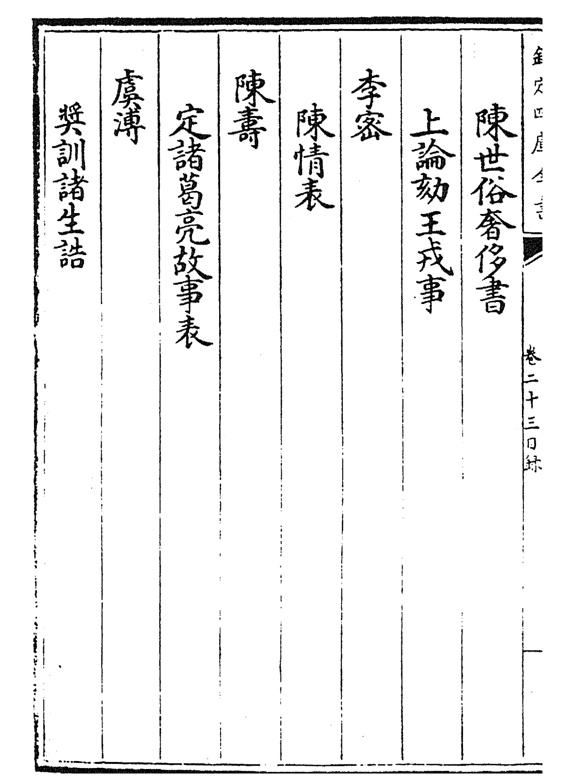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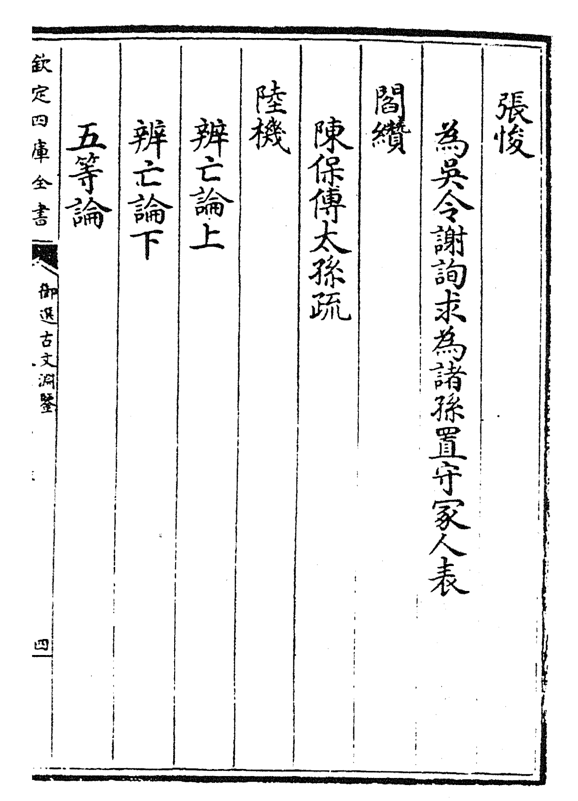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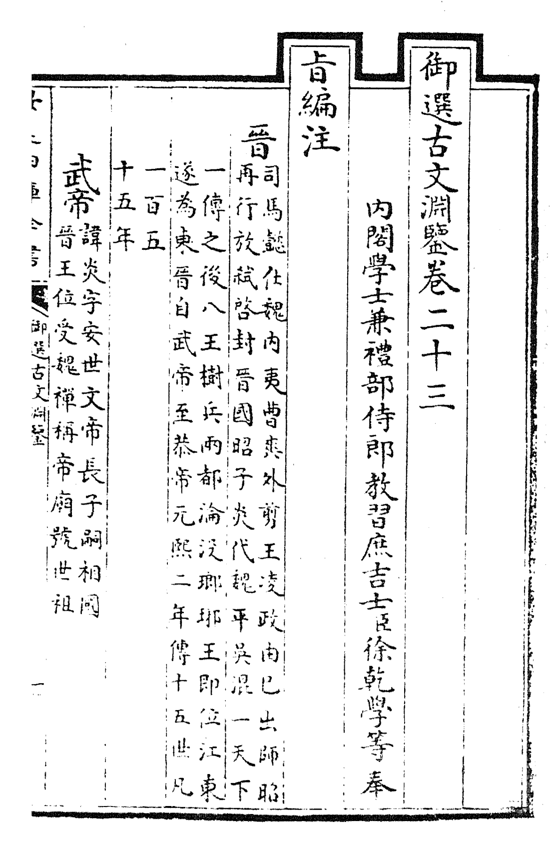
論宜敦禮讓表
劉寔
崇讓論
劉頌
刑法疏
劉毅
陳九品八損疏
傅咸





劉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

司馬懿仕魏內夷曹爽外翦王淩政由巳出師昭再行放弑啓封晉國昭子炎代魏平吳混一天下一傳之後八王樹兵兩都淪没瑯琊王即位江東遂為東晉自武帝至恭帝元熙二年傳十五世凡一百五十五年

武帝

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嗣相國晉王位受魏禪稱帝廟號世祖

定祀典詔 泰始元年

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祅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黄初五年詔罷淫祠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祅淫之鬼不亂其間

答司馬孚等詔泰始元年武帝既除喪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

請如舊制

帝答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說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㦲奈何奈何孚等

重奏帝又答詔不許

遂以此禮終三年

開言路詔泰始二年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寑之下詔

凡闗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緐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

答傅玄詔　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後傅玄上疏言與學親農復理陶前言帝答詔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

廣共研精凡闕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尚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録乎近者孔毣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下郡國巡行詔 泰始四年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録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

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藉田詔 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下詔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止於

數畝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

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聽鄭冲致仕詔

泰始九年冲抗表致仕而下詔

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魏文帝為太子冲已為文學自魏建國至此又五十四年忠肅在公慮

不及私遂遮應衆舉歷登三事嘉平三年冲拜司空轉司徒仍荷保傅之重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武帝踐阼拜太傅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兹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縈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冲以疾病爲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所奏表乞骸骨又上貂蟬印綬俱不許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

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大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侍得定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又加焉

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時王室多故帝用王導計出鎮建業惠愍蒙塵劉琨勸進遂即帝位廟號中宗

遺賀循書 循字彦先山隂人為吳國內史元帝為鎮東大將軍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乃作此書遺之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彛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巳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絶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左傳晉秦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出見秦君園綺彈冠而臣漢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之二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

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飧服玄風景羨高矩嘗
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箄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
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
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顧榮字彦先此言榮在則循可無出至
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晉書作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
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
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

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周顗辭職詔太興元年立皇太子詔以顗為太子少傅顗疏讓帝下詔

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左傳襄七年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廟號肅宗

定東宮儀制詔太寧三年立皇子衍為皇太子下詔

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啟革今行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耶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議使必允禮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㑹明禮同於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宜稽則漢魏蜀朝同拜從之

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

答有司請改服御膳詔建元元年

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有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太子廟號孝宗

下王洽詔字敬和丞相導子時加中書令固讓奏疏十上帝下詔

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令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

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廟號太宗

百官詔咸安二年三月詔

朕居阿衡三世穆帝永和元年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二年何充卒昱遂輔政升平中請歸政不許歷哀帝帝奕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帝奕廢為海西公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

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是時將堅方强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淈泥揚波之士屈原漁父篇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絜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

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飧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答殷浩書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爲會稽王始綜萬機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致牋帝帝答之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

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鉅平侯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讓開府表

帝有滅吴之志以祜都督荆州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

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祐景獻皇后同産弟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盖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必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内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必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帝不聽

上平吴疏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乃上疏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吴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吴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

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寜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决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

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

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

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宮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

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鎮南大將軍位特進封當陽侯

考課略

泰始中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

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
可謂至密然縣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
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
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
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
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

選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令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五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春秋左氏傳序

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叅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内史讀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

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見左傳昭二年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

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卽下五例也）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漢書藝文志左丘明爲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左傳中發凡言例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發義有此七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發凡是周公舊例七類是仲尼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

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直言歸趣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梁亡（僖十九年經）城緣陵（僖十四年經）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桓二年傳。參七南反）與謀曰及（宣七年傳。與音預）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璧假許田（桓元年經）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莊二十三年經）刻桷（莊二十四年經）天

王求車（桓十五年經）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經）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昭二十年經）三叛人名（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於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

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字景

伯賈逵字逵父名徽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字治左氏春秋末有穎子嚴者子嚴名容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此黜周王魯之說也庖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

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
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
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
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
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
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
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十四年小邾射來奔事在獲麟後不列三叛人之數則知經止于孔子卒者誣也）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公羊傳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

沾袍曰吾道窮矣 亦無取焉

荀勖 字公曾潁陰人光祿大夫守尚書令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

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敎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惧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

不觧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挈瓶汲者言雖挈瓶之小然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假人見左傳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僁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

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駮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侍御史入晉賜爵關中侯歷御史中丞侍中

論宜敦禮讓表峻以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是時風俗趨競禮教陵遲

峻上疏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

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喜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

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商鞅著商子二十九篇韓非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文心雕龍云商韓之六虱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爵二十第八曰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叔孫通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曹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田叔為人廉直喜任俠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王生者善為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廷尉方天下名臣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莫不賢王生而重釋之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

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懐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

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考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及知止如王孫揚王孫學黃老之術遺令臝葬知足如疏廣地節三年立皇子選疏廣為少傅已而進太傅廣兄子受亦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父子俱移病告歸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

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敢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時以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元康初進爵為侯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

崇讓論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

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
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
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
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
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
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
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

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巳況不及孔墨者乎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成名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無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

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固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韓子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

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悉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不納不能不伩所聞而徵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

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

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其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

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繇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見左傳襄公十三年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世為名族歷官吏部尚書光禄大夫謚曰貞

刑法疏 惠帝時政出羣下各立私情刑法不定故上疏云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

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很（狠本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宰也（漢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大臣釋滯若公孫

弘斷郭解之獄也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睚眦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載游俠傳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高帝於彭城帝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定天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上古議事以制

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救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滞則事無閡礙同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

卹丁公也之私已封趙士之無功陳豨反帝令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帝曰趙代地皆豨有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蹟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

近適以全簡直之大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尚書左僕射

陳九品八損疏魏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毅以爲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

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

人主而題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

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刁攸不知所考當是小吏參管銓存或是臺中都令史輩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

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横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吴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史記吴邊邑卑梁與楚鍾離小童爭桑兩家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滅卑梁吴王大怒亦發兵滅鍾離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昭伯怨平子謀去季氏孟氏執郈昭伯遂伐公公孫于齊）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措一作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祚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

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静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

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挍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

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旣以在官
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
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
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
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
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
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
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埶選

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必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

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横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歴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歴法除姦消亂靡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毁風敗俗

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傅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司隸校尉

陳世俗奢侈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

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隷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繇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繇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上論劾王戎事

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開張浮競

請免武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武為越局侵官咸復詆之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

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羅縷委曲序列之意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

隷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内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隷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

陳情表 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本傳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感戀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本傳密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逵太守名榮刺史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傳密少仕蜀為郎本圖宦達不矜名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兾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二州梁益也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

節本傳密有才能常望內轉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此二語固密本意

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表以聞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傳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治書侍御史

定諸葛亮故事表泰始十年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賔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

誡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亮傳亮從父玄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時左將軍劉備

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

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

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江南荊江之南先主傳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

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謂司馬懿也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建興六年攻祁山冬復出散關九年復出祁山十二年屯渭南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

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
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
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
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
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
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按壽傳馬謖為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髠壽為亮
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識者以此少

之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武帝時為鄱陽內史

獎訓諸生誥溥至鄱陽大修庠序廣招學徒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張悛字士然吳國人太子中庶子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詢河東人元康中上

表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

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項羽本紀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若使羽位承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叙之人夏書禹貢西戎即叙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踰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金印也青綬也孫皓傳皓舉家西遷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

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豳風鴟鴞篇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孫堅追謚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孫堅傳堅收兵於陽人大破卓軍江表傳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井上每旦有五色氣探得漢傳國璽）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孫策謚長沙桓王）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

烝嘗絕於三葉（自權至晧凡三世）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冠從坐則異世已輕（從坐謂緣孫晧連坐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詔從之）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官至漢中太守）

陳保傅太孫疏 永康元年立皇孫臧爲皇太孫愍懷太子遹之子也纘上疏

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宫保其安危惠帝紀趙王倫自爲相國愍懷太子傅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惠帝賈皇后及后母宜城君郭也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

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北海徐幹東平劉楨俱與文帝友善為五官將文學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諸葛恪傳恪與顧譚等侍太子登講道論藝並為賓友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夫人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

公親撻伯禽曹参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禮記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法也曹參傳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令窋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搆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漢書高帝紀五日一朝太公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

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為吳牙門將軍入晉為太子洗馬後為成都王穎將軍為穎所害

辨亡論上機祖父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作辨亡論二篇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中平六年董卓弒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本傳堅為長沙太守諸州郡討卓堅亦舉兵荊州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羿善射者夷其

氏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祊廟門內之祭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卜求之於門內本傳堅入洛修諸陵平塞發掘吳書埽除漢宗廟祀以太牢○祊補盲反於時雲興之將帶州兖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哮呼交切闞呼斬切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江表傳策年十餘歲已結交知名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本傳策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江表傳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本傳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本傳以彭城張昭等為謀主江表傳周瑜英達夙成聞策舉聞推分結好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夷庚平道之本傳建安五年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本傳為故吳郡太守

許貢客所殺用集我大皇帝本傳權堯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名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吕範吕岱以器任幹職竒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吴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言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灾祥之事以合其德也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吴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鄧塞鄧城東北小山名

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師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

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建安十三年操進兵江陵權遣瑜逆之大破操軍於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帥諸軍伐吳連營七百餘里與吳軍相拒於夷陵為陸遜所敗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按荊州在湘水之西西陵即夷陵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蓬龍之戰孑輪不返臧霸傳霸至皖討吳將韓當當遣兵逆霸戰於蓬龍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殫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庸上庸郡益蜀郡皆江漢上流)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棘戟也鎩鈹有鐔者)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輶軒輕車衝輣兵車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齊民百姓也晨服晨起戎服以備不虞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權少子亮即位孫綝專政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鎮南將軍朱異等亮謀誅綝綝以兵黜亮為會稽王迎休立之是為景帝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孫皓降晉封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陸公謂抗也機之父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

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厯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工輸班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晉智伯攻趙襄子引汾水以灌晉陽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宋人懼遂及楚平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浹辰十二日也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吳亡丞相張悌死之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吴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太祖孫權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丹府赤心也蒙本傳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江表傳權剋荊州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之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黃武七年魏大司馬曹休舉眾入皖乃假遜黃鉞為大都督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曹操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益周瑜軍甲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肅傳權見肅與語甚說之引肅合榻對飲燮傳燮為綏南中郎將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節度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昭傳權常乘馬射虎張昭

曰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技勇於猛獸乎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諸葛瑾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孫權傳黃武五年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權報令有司盡寫倒條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虞翻傳權歡宴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踞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呂蒙字子明蒙傳蒙疾發權迎置內殿療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淩統傳統卒二子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魯肅傳權稱尊

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諸葛瑾傳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子瑜不負孤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厭安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中葉謂權中年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守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櫂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

相救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晉羊祜率師向江陵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抗傳晉巴

東監軍徐偷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陸抗所築城在東坑上而當闌城之北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抗傳抗勑軍營築嚴圍圍闌令水軍督留慮距偷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大敗祜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闌族踠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晉太康元年滅吳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皓傳天璽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瞻卬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易革卦彖辭）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語）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易坎卦辭）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子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合）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

之岷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四州荊揚文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

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見麥秀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書益稷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財裁同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宗子維城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辭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孫子不利而利之言不與人同其利而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言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人共享其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溥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後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左傳末大必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三季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物禮也）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夏殷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取其必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釋位去位以謀王室也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置勢置諸侯以成磐石之勢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

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命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晉文公既定襄王請隧焉王弗許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乎衝其漏網六臣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也七子吳王濞與膠西膠東淄川濟北楚趙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黥布反高祖自將擊之為流矢所中夷傷也吳王濞反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誅諸呂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王莽為新都侯故曰新都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放命謂棄王命也干犯也七臣為國邉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蘇子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

鉦鼙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厲王出奔於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崩二相乃立宣王又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伐王城殺王子頹又襄王出居於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逆王入於王城豈若二漢階闥斃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斃擾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

心挫於畢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若翟義劉璜之於王莽韓馥劉岱之於董卓也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奥深也言非師深沉之主也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

淫昏之君無所容過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君謂諸侯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冗官之吏以貨進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萌即氓言民之貪殘者富盛皆可為羣后以臨下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主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鋭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淺深以諸侯郡縣之賢者而較之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以數易而功少使其皆愚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郡縣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五帝三王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侍中太尉封廣武侯

勸進表建興四年琨為石勒所敗依鮮卑段匹磾明年琅琊王睿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烝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葉宣景

文也四聖武惠懷愍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永嘉五年帝蒙塵於平陽七年遇害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洛陽傾覆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為皇太子建興元年即位是為愍帝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臣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建興四年帝蒙塵于平陽五年遇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琨祖邁相國叅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時琨為司空故曰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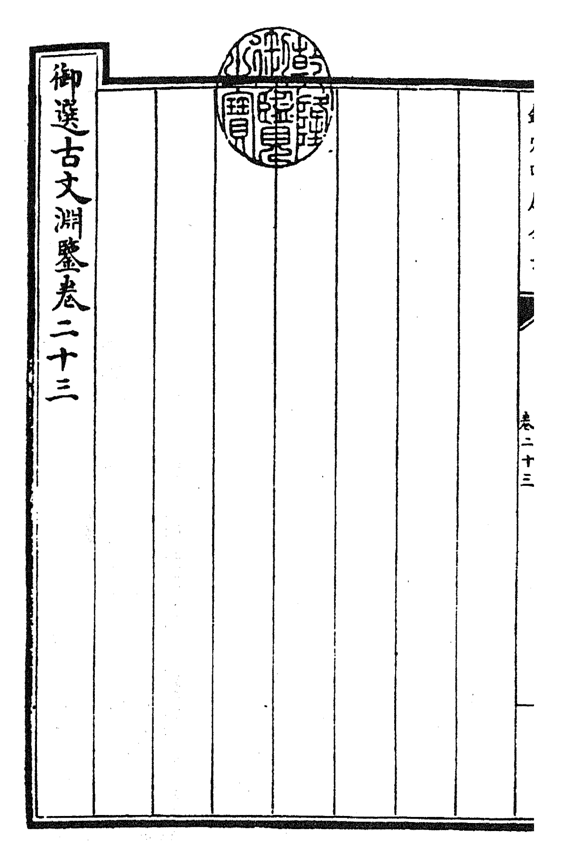
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懐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
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勲格於皇天清輝光
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
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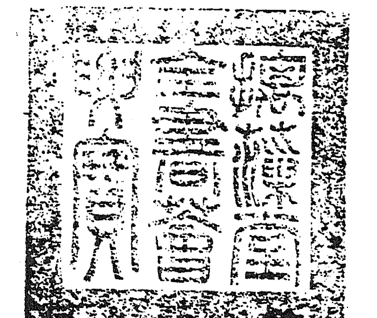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
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
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
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
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
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
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
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

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懐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懐南望罔極

表上帝優令答之明年愍帝山閒至遂即帝位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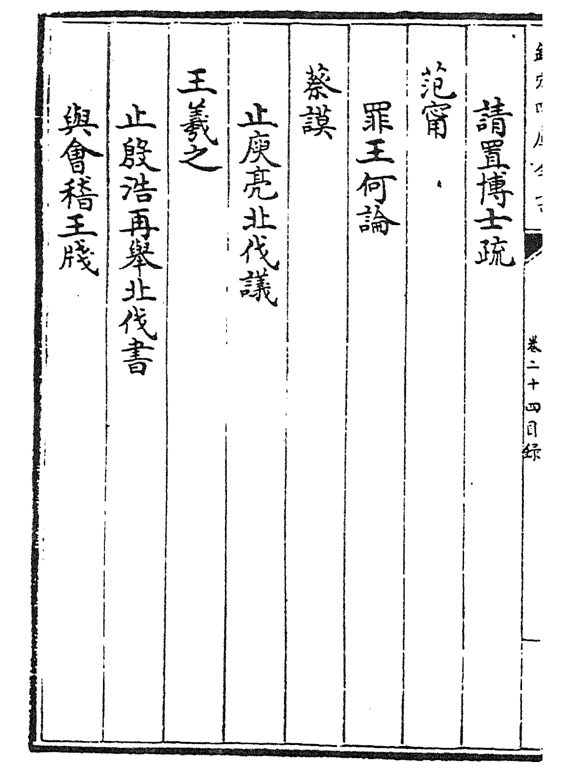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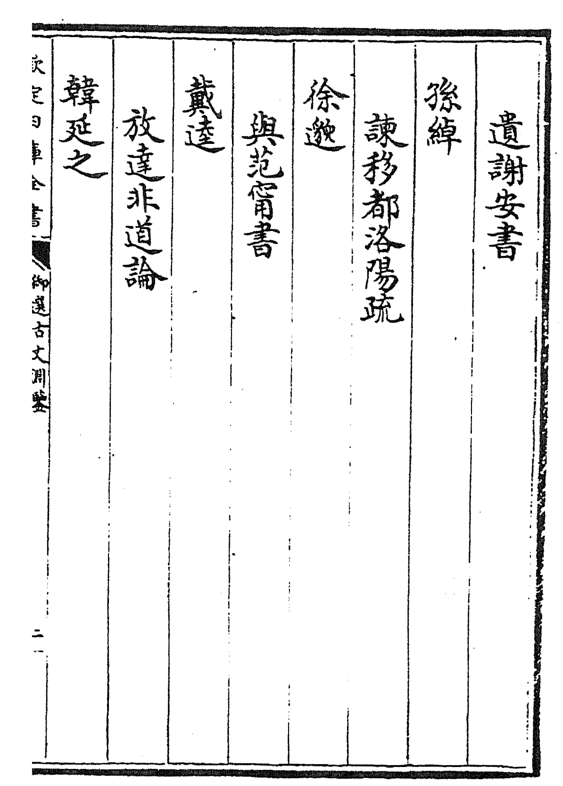
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邦祚𢦤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目録

晉





遺謝安書

孫綽

諫移都洛陽疏

徐邈

與范甯書

戴逵

放達非道論

韓延之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散騎常侍

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三世魏武文明三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寛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懐大小畢力爾迺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艾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司馬懿奇之辟為掾荊州從事州泰亦為懿所知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内夷曹爽外襲王凌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懿破斬之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懿斬淵梁水上嘉平元年誅大將軍曹爽三年太尉王夌貳於懿仰鴆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

基太祖繼業世宗景帝師也太祖文帝昭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正元元年中書令李豐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逮捕夷三族二年揚州刺史文欽毋丘儉舉兵師大破其軍欽奔吳甘露元年大將軍諸葛誕作亂昭奉天子東征斬誕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景元四年鍾會自駱谷襲漢中鄧艾自陰平進軍雒縣劉禪降三關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是年天子封昭為晉公備九錫咸熙元年進爵為王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咸熙二年世祖炎受魏禪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

寛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悦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羊祜疏請伐吳張華賛成之賈充荀勗以為不可帝從祜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咸寧五年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入石頭孫皓降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惠帝元康元年誅太傅楊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尋

以二公楚王之變賈后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旋以瑋矯詔殺之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謡永寧元年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太史按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義陽蠻張昌易姓名為李辰據江夏别率石冰破江揚二州劉淵王彌撓

之於青冀東莱王彌據青州匈奴劉元海據平陽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懷愍二帝俱為劉曜所虜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獘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孫權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冦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抒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鳥名）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觀之篤慈愛

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

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漢濵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

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纒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魏主芳為齊王商書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復歸於亳

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咸寧二年司馬昭弑高貴鄉公髦周書成王幼周公踐作後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頌光祿大夫咸司隸校尉）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

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蓋共嗤㸃以為灰塵矣由是毁譽亂於善惡之實
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
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録其要而
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劉寔字子真著崇讓論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别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行 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

常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不拘禮法居喪飲酒食肉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純之祖為伍伯充之先為市魁二人嘗以此相戲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

王濬爭平吳之功更相表奏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郭欽著徙戎論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曰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天下無復清議劉毅曰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傳范燮返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賈誼上治安策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

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覊於強臣東海王越擅權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湻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兄

讓中書監表明帝即位以亮為中書監亮上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亮父琛永嘉南渡為會稽太守本傳亮隨父在會稽元帝為鎮東時辟西曹椽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

興埀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本傳元帝聘亮妹為太子妃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繁省闥本傳中興初拜中書郎侍講東宮累遷散騎常侍出領六軍本傳王敦表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及鄧閻梁何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茍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天地喻帝

后四時喻諸王根撥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令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

二相明其愚歎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自為丞相錄尚書事加王導尚書令明帝太寧元年轉司徒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工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秘書監光祿大夫

請置博士疏元帝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

疏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

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有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

後漢賈逵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解詁五十一篇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三禮尚書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晉書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漢書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三國志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

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又山陽王弼注易後漢書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漢書顏安樂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有顏學又甘露元年名五經名儒平公羊穀梁同異穀梁議郎尹更始議三十餘事由是穀梁之學大盛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張華傳徵華為太常劉實傳咸寧中為太常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聖教學士遺文於是為盛然方疇昔猶千

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令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

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意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

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塲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耶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從崧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按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紀但据詔書實未施行也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豫章太守

罪王何論時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何晏字神懷超絶輔嗣王弼字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

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逐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孔子相魯七日誅之）太公戮華士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誅之曰恐其亂法易教也）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

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侍中司徒光祿大夫

止庾亮北伐議咸和八年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部分諸將自率大衆移鎮石頭為之聲援事下公卿謨上議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

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羑於美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起兵據襄國稱趙季龍勒從子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

同於魏世晉載記季龍謂其子曰主上以我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定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勒死季龍誅徐光程遐廢幽嗣主宏殺之內難既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成帝紀石聰以譙來降載紀石生石朗皆起兵季龍攻朗於金墉斬之進攻長安斬生於雞頭山生將郭權據上邽季龍遣子斌討之上邽豪族害權以降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

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咸和五年勒將郭敬寇襄陽七年南中郎將桓宣攻敬破之遂平襄陽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李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桓宣傳亮諜北伐以宣為平北將軍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亮傳陶侃薨亮進號征西將軍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李龍必率其精兵

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咸和二年歷陽太守蘇峻反三年逼遷天子於石頭陶侃温嶠討峻斬之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劉曜敗季龍於高候遂圍洛陽攻金墉不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石堪奔兖州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此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

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士稚祖逖字載紀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勒憚之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

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右將軍會稽内史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殷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貽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悵恨不能須臾去懷時謝尚為安西將軍殷浩傳浩北伐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敗績浩還壽陽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

想識其繇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

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知所不解也願

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陳勝吳廣

與會稽王牋簡文帝時為會稽王輔政羲之阻浩北伐又與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外不寧

内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蹔勞之獘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决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時浩進次山桑羨鎮下邳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

以為譏況侗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虚遠之懐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頼矣

遺謝安書

羲之為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

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洊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

散不反者衆虚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戸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没家戸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歳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歳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

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 廷尉御領著作郎

諫移都洛陽疏

哀帝隆和初燕慕容暐寇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温使竟陵太守鄧遐助祐并欲還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綽乃上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秦苻堅燕慕容暐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繇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

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圖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自元帝至哀帝凡六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左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

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養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

纍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梁國許昌清一河南運

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率然常山蛇也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之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

而一鄉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義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見綽表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事遂得止綽傳綽少有高尚志作遂初賦以致意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太子前衛率驍騎將軍

與范甯書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至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耶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充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蟊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
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
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
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
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
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逃於吳

放達非道論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乃著論曰

夫親沒而採樂不反者史記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逃如荊蠻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孫文子欲出衛君遽伯玉從近關出後甯喜欲復衛君伯玉又從近關出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

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元康惠帝年號時俗尚放達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後漢書郭有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

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懐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

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懐玉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可覿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内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塵詬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韓延之　南陽赭陽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叅軍以劉裕父字顯宗遂自字顯宗示不臣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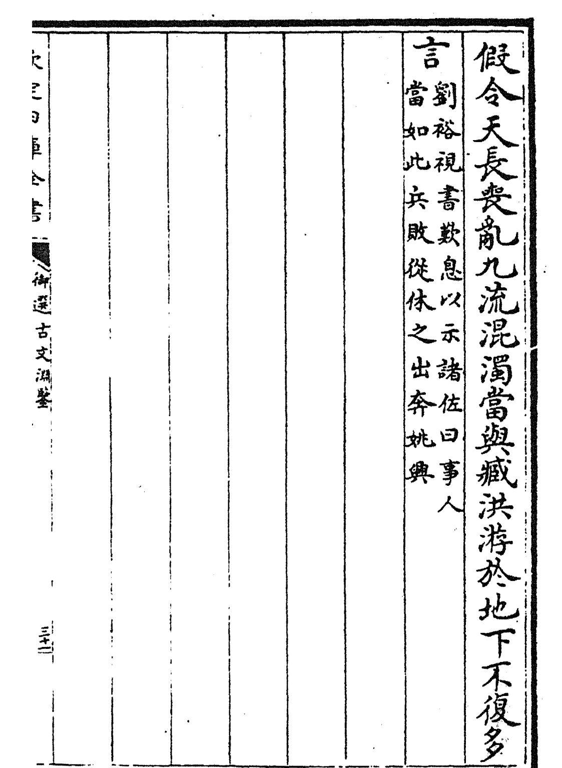
報宋公書　宋公即劉裕也時休之以平西將軍鎮荆州得江漢人心裕忌之會休之

子文思出後兄尚之為譙王者以事被劾休之表請解任不許後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裕執送休之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與裕書陳謝裕滋不悅義熙十一年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率衆西討裕與延之書曰文思事遠近所知去歲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也而久絕表疏此天地所不容卿等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來歸之日延之報書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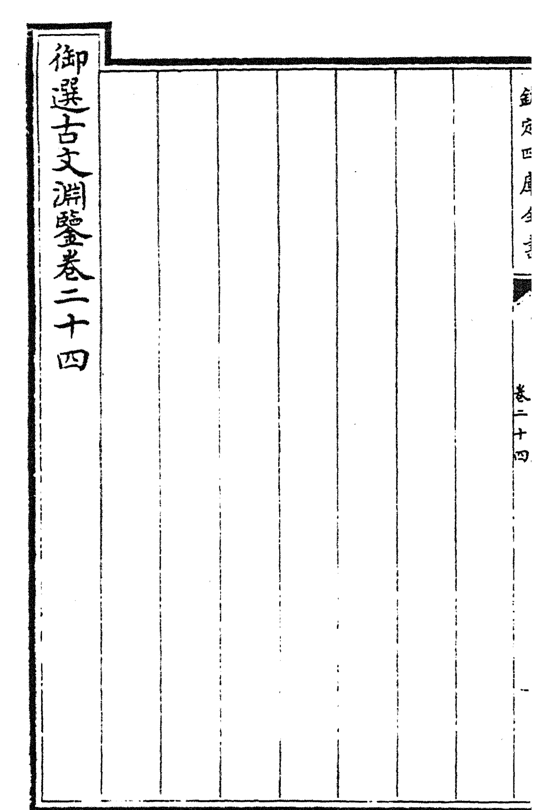
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頼推徳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黙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懐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言但未殺文思耳推寄相與之懐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輿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懐期物

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義熙八年劉毅為荆州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九月藩入朝裕収藩賜死諸葛長民不為裕所容九年裕自江陵東還長民來謁伏壯士丁旿于幔中于坐拉殺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



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

劉裕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兵敗從休之出奔姚興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四